

每个中年男人心里，都住着一个恶作剧者

成人也应该读童话，更应该读童话，还要读懂童话

书间道



《童话中的男性进化史》
[美]艾伦·B.知念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2016年10月

有人说童话只是写给孩童读的，这其实是一个误区。美国精神分析学家艾伦·B.知念认为，成人也应该读童话，更应该读童话，还要读懂童话，因为童话并不单纯讲述一个具有浓厚幻想色彩的神奇故事，它同时还蕴藏着大量人类学、民俗学等诸多学科的信息，具备更深层次的探讨意义。他的《童话中的男性进化史》，即是一部运用心理学的专业知识阐释世界各地的童话，将童话故事与男性智慧熔于一炉，进而揭示出这些童话故事背后所蕴涵的深意，探索中年男性心理历程的著作。

在艾伦看来，一个男人从青年步入中年，既是一次生理年龄的过渡，又是一次自我疗伤的过程。中年男性的危机，首先即在于他们初识人世阴影以及人生阴暗，青春的年华不再，曾经的梦想黯淡，种种的感慨与悲情，则亟须寻找一种超越传统男子气概的事物，来替代他们对功名的追求，填补他们生命的空虚。对于男人来说，告别青年时代乐观向上的精神，无疑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。

那么，一个男人又该如何完成从青年向中年的过渡呢？他又该怎样坦然接受并从容面对进入中年之后的种种人生忧患呢？通过解读世界各地的童话故事，艾伦发现，出于世俗社会的需要，尽管每个男人都有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，但在每个男人的内心深处，却都隐藏着一个恶作剧者。这个恶作剧者具有鲜明的个体主义色彩，不会被各种传统教条所束缚，而是依靠自身洞见的引导，反对正统，打破规则，摆脱世俗的套路，寻找内心的慧眼。如何从男人的身体里发现这个恶作剧者，并让它重新引领男人的生活，正是男人从青年向中年过渡的关键所在。

艾伦在书中解读了八篇童话故事，这些童话故事均具有一定的连贯性，在故事的内涵方面有着层层递进、逐渐深入的特性。其中的恶作剧者或者化身成猎人，或者化身成萨满，而其中的女性则以各种不同的面目出现，她们都能起到对中年男人的拯救与引导作用。比如欧洲童话《国王的耳朵》，讲述的是一位强大的君主却长着一对山羊的耳朵，在权力与荣耀背后有着羞于告人的秘密。国王的耳朵象征着父权文化中男人们讳莫如深的真相，他们其实远不如他们的外表那样强大，为了符合英雄模式和家长权威的要求，他们不得不努力压制自己的恐惧和伤痛，而对自己能力过度自信的结果，便是家长意志和大男子主义的傲慢。当国王的秘密大白于天下，他反而变得一身轻松，他开始以自嘲的态度面对自己的缺陷，从而坦然接受了自身的阴暗面，并最终与自己内心的阴影达成和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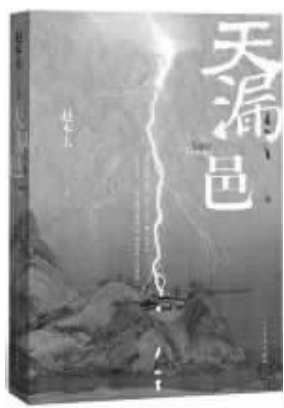
恶作剧者之于中年男人的重要意义乃是不言而喻的，作为一种具有自然灵性色彩的原始力量，恶作剧者代表着一种隐藏于无意识中的积极的男性原型，为中年男人提供了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。这种生活以幽默、诙谐的方式揭示人生的愚蠢和人世的荒诞，修复中年男人的沮丧和无助，帮助他们抛开英雄和家长的特权，采取更加多元与自由的姿态面对人生。艾伦以诠释经典童话故事并结合大量精神分析案例的方式告诉我们，所谓“英雄人格”只是文化塑造的结果，并非深层的男性本源，无论一个中年男人感到多么孤独和无助，在他的灵魂深处总有一个治愈之源，一个超越了绝望、羞耻和困惑的精神家园，而这个精神家园，正是中年男人绵延不息的力量源泉。

王淼

自然与文明的史诗演变

千张子成为了一个打引号的抗日英雄，其中蕴涵了复杂的人生况味

悦读



《天漏邑》
赵本夫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2017年2月

天漏邑，一说是远古遗民部落，一说是舒鸠国都城，又说是历朝囚徒流放地——罪恶的渊藪，抑或自由的天堂。就像桃花源传说一样，只不过，桃花源是美的传说，天漏邑是恶的传说。天漏邑是一个谜。名叫天漏的村子也是一个谜。

赵本夫以田野调查的方式，向世人解密了一个叫天漏的村庄的客观存在，但却是一种超自然、超历史的存在。这个地方与世隔绝。独特的小气候致使天象诡异；六十年一现的古战场奇观；村人行为古怪，似乎遵守着某种从古而来的神秘的训诫……凡此种种，都显示出这是一个超现实文本。对天漏村的异状加以一一考辨，是有意模糊了纪实与虚构的界限，或者占据了虚构与写实的双重优势，得以在真实与虚幻中自由出入，将宇宙自然的奇幻力量与文明进程的诡谲之处，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小说采取双线叙述。一为天漏村人宋源、千张子抗日及宋源解放后追查叛徒的故事，一为大学教授五常带领学生到天漏村考古的情节。宋源一路追查叛徒，然而叛徒千张子并没有死在宋源的枪口下，一声“枪下留人”，让执法的宋源丧失了权力，千张子最后被天漏村人接回了天漏村颐养天年，回到了这个罪人之地。五常跟他的学生驻扎天漏村，立志彻底研究清楚这个人类文明的原型。但天漏村接二连三显露出嶙峋的面目，越是调查下去越是出现更多的谜题，加上两个学生的离奇去世，超自然力量的奇幻与诡谲，让五常教授陷入了困窘、无奈、怯弱。

小说从“正面”写了一个叛徒的形象，写出了人性的复杂性。千张子说“实在忍受不了那个疼”，那么，对于叛变，究竟应该如何来评判？作家更进一步指出：谁应该是被牺牲的？人做出怎样的选择才是合理的？千张子选择出卖女上级檀黛云换取自由，理由是自己更能杀鬼子。他也在以后进行了疯狂的复仇行为，他并不怕死。千张子成为了一个打引号的抗日英雄，其中蕴涵了复杂的人生况味，让今天的我们思考在险峻环境下人所面临的难题。所以，对于人性与生俱来的弱点，我们应该持有何种态度？从这个意义上说，《天漏邑》是一部充满疑问、让人深思的小说。

与中国文人讴歌乌托邦理想的传统不同，赵本夫将天漏村这个古代小国的都邑写成了“罪恶的渊藪”。这里经常发生雷电劈人事件，但天漏村人对此却安之若常。原来这里是历朝罪人流放之所，自知有罪，故对天谴默然承受。天漏村人对死亡持有漠然疏离的态度。与古希腊文明中“人是上天的骄子”完全不同，天漏村人知道自己是有罪的，所以他们怀着谦恭之心，知道冥冥之中有个最终的审判。此时的“天漏”，就是瑕疵、破绽、原罪。赵本夫说：“我看历史、社会、人生，都没有完美，正因为它不完美，我们才要追求完美。”

赵本夫有一句让人心惊的话：“我的小说卖的不是水而是血。”这个单纯而又固执的作家认为，写作是一件呕心沥血的事情，也是一件严肃的事情。《天漏邑》里既有英雄抗日，又有铁血柔情，有知识分子深沉的思索和酸腐，也有野蛮、鬼气和血气，呈现了作家对家国命运的高度关切。这或许正如赵本夫所说，成就大作家好作品，还需要一种愚笨和一种坚守。

古滕客

儿童的心灵真是一张白纸吗

平克依靠科学论证批驳「白板说」，体现出他对儿童自由意志的尊重，提醒成人要以更谦逊的态度对待每个孩子

好书我读



《白板》
[美]史蒂芬·平克 著
浙江人民出版社
2016年12月

我们对这样的说法习以为常：“儿童的心灵是一张白纸，教育可以让他们成为美丽的图画。”但根据史蒂芬·平克等认知心理学家的研究结果，“心智，天生就有揣摩他人意图和模仿他人行为的能力。”

有一个明显的事实——“孩子天生会说话。”科学发现，所有的婴儿都是带着语言能力来到这个世界的，他们3~4岁就能自如运用语言。声音环境、母亲式语型、父母的回应与自我实践，是儿童学会语言的三大要素。人的语言能力与大脑发育是直接相关的。婴儿大脑的代谢能力，在4岁左右达到峰值。6岁之前，是学习语言的最佳年龄。儿童掌握语言的时间表实在太精确、太短促，如果说语言习得只靠后天教育和记忆是不足以解释的。

2002年，平克在《白板》中就有相关研究。该书获得普利策奖和英国皇家学会科学图书奖。通过对双生子、兄弟姐妹以及养子女的研究，平克阐明了行为遗传学的三条法则：1. 人类所有的行为特征都是可遗传的；2. 家庭环境的作用要远远小于基因的作用；3. 在人类复杂的行为特征方面，相当一部分比例的变异不能用基因或者家庭作用来解释。

基因的密码信息得到了延续，即使是在那些一出生就被分开的案例中，他们也常常具有相似的行为倾向，比如共同偏好某种颜色或者嗜好甜食而讨厌酸辣，这些共同点定义了它们作为拥有共同祖先的大家庭中的成员角色。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子女产生的影响之小让人惊讶。这和流行的教育观点很不同。

特定的家庭成长环境对一个人的智力和个性发展几乎没有影响，或者说没有系统性影响。如果说有影响，这种影响的关键是“父母与子女间的互动”。这种互动是一种人际关系。平克认为父母应当把孩子视作人际关系中的同伴，而不是有待涂抹的白纸或者有待塑造的一团胶泥。这是对“教养的迷思”的一种克服。

为什么不管如何努力就是比不上那个“别人的孩子”呢？平克提醒：“我们将孩子视为了一块白板，正是这一点让我们忘记了其中最根本的问题：他们是人。”我们要承认的“生而不平等”，天才是有可能存在的，当然，对天才的任意挥霍也有可能导致“伤仲永”的结果，承认了这一点，我们才更加能够肯定努力的意义。

在基因的设计下，相关的大脑回路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，以承担其所需扮演的角色。大脑有它自己的工作原理，这种工作原理烙刻在基因之中，不同的个体在相同的环境投射下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反馈效应。每个人都有一套基因进化而来的生理机制，从出生起就有自己的直觉、感受和主导力量。

如果人的心灵最初是一张白纸，那么，它将来会涂上什么样的颜色，会不会被随意捏捏甚至撕裂？平克依靠科学论证批驳“白板说”，体现出他对儿童自由意志的尊重，提醒成人要以更谦逊的态度对待每个孩子，不要用勉强的方式塑造儿童。

不过，平克的心智理论带有一种科学机械主义色彩。在平克看来，“文化是人们为了生活而积累起来的全部技术创新和社会创新”，而“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心理学，是历史与文化的基础”。这种对认知心理学的过分抬高是他经常被诟病之处。平克的观点总是那么“惹人非议”，掀起一场场热热闹闹的大讨论，他的深邃与广博始终值得一读再读。

林颐